

## 阿蘭推薦序

阿蘭的寫作入列於法國文人的獨特傳統，那是自蒙田以降，以第一人稱「我」回應時局、舒發哲思並重視啟蒙的人文主義書寫。對蒙田而言，這就是「隨筆」(essais)，對笛卡兒則是「沈思」(méditations)，對巴斯卡是「思想」(pensées)，這種充滿個人風格與感情的「反思書寫」甚至遠渡英吉利海峽影響了培根，而有了他著名的「隨筆」(*Essays: Religious Meditations*)。

這些隨筆、沈思與思想熠熠閃爍著人文主義的光輝，在字裡行間忠實地迴響著作者本人最堅貞的生命與信仰。蒙田在他的《隨筆集》一開始便直截了當地「致讀者」：「我自己就是我的書的材料。」這是一種以思想的絕對自主與自由出發的反思性寫作，既由個人的生命經驗提出了世俗的救贖，亦博學強記地摘引古今佳言給予佐證，文體輕盈不落俗套，夾敘夾議且總是洋溢對生命的豐沛情感，與最重要的，對於自由的由衷信仰。

阿蘭將近十本《言談》(propos)便是這樣的「隨筆」，分門別類地對於幸福、美學、權力、教育、宗教、經濟、政治、文學與哲學等論域提出充滿靈光的短論，在兩頁的篇幅裡對讀者關注的問題給予啟發性的觀點，拋出有力的警句，並總是對於偏見與既有的陳套毫不留情地批判。

在這本關於哲學「言談」的書中，飛翔著阿蘭所喜愛的哲學家幽靈，柏拉圖、亞里斯多德、笛卡兒、斯賓諾莎、盧梭、黑格爾、馬克思……，阿蘭以充滿靈性的文字招喚他們，他說，「我讀荷馬的時候，與詩人形成社群。」而書中一百多則的「言談」，無疑地亦是為了與哲學家「形成社群」。

作為傑出的高中哲學教師，阿蘭一生的書寫都具有啟蒙的教育學意涵，「追隨笛卡兒，絕對不是想變得跟笛卡兒一樣。不是的；我還是我，正如他就是他。」然而，笛卡兒，或書中屢屢召喚而來的斯賓諾莎、柏拉圖或黑格爾等哲學家，總是意味著各種獨立與原創思考的邀請，邀請讀者親身體驗思想的無比誘惑與魅力，並且因而能自己開始付諸行動！

閱讀阿蘭的「言談」應該回到「隨筆」的書寫傳統之中，而法文「隨筆」的本意則是嘗試與實驗，這是何以他在本書中會充滿正能量地說「人將純粹存在的範圍擴延得愈廣，便愈接近它。」阿蘭的言談總是充滿生命的勇氣，這正是人間條件的現實。

這個廿世紀初的法國人在他的這本書中，正如他提及的小故事，「並非邀請我們相信，而是邀請我們去察覺 (percevoir)」。

邀請察覺我們人間的條件，或許這便是阿蘭「言說」在今天仍然具有的啟發。